

王莘 作品

THE FINAL HARBOUR

最后的港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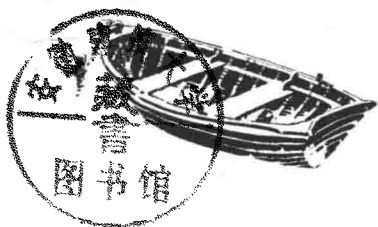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王莘 作品

THE FINAL HARBOUR

最后的港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港湾 / 王莘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097-9936-9

I. ①最… II. ①王… III. ①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F1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5004号

最后的港湾

著 者 / 王 莘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 绯

责任编辑 / 周 琼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010)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9936-9

定 价 / 3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港湾 019

HARBOUR

新西兰惠灵顿

WELLINGTON, NEW ZEALAND

(2003~2015 年)

惠灵顿港湾 (Wellington Harbour) 坐落在新西兰北岛的南端，首都惠灵顿坐落于港湾的西面。当地土著毛利人称之为“Te Whanganui a Tara”，意思是酋长 Tara 的大港湾。Tara 酋长在 12 世纪率领他的部落在这个地区定居。

风都 027

WINDY CAPITAL

新西兰惠灵顿

WELLINGTON, NEW ZEALAND

(2003~2015 年)

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以风著称，是世界上风最多的城市。惠灵顿位于被称为“风之河”的位置，这是一条位于新西兰南岛和北岛之间的风的走廊。

思念 043

LONGING

新西兰惠灵顿

WELLINGTON, NEW ZEALAND

(2003~2015 年)

思念，是对与过去美好经历相关的、失去的或远离

的人或物的心理怀念活动。思念的程度与美好的程度成正比，在物理意义上，思念是无用功。

心灵 071

SOUL

新西兰惠灵顿

WELLINGTON, NEW ZEALAND

(2003~2015 年)

当肉体处于休闲、满足、麻木等稳定状态时，心灵，看不见、摸不到。只有当肉体因迷失、执着、疼痛或快乐而处于不稳定状态时，心灵才会即时开启显示和感知模式。

音乐 091

MUSIC

新西兰惠灵顿

WELLINGTON, NEW ZEALAND

(2003~2015 年)

音乐，对于离乡的人来说，不仅是怀念故土的良药，而且是打开异域文化的钥匙。

旅途 099

JOURNEY

新西兰惠灵顿

WELLINGTON, NEW ZEALAND

(2003~2015 年)

移民，就是远离祖国的一次文化旅行。乐观和绝望，

欣喜和悲伤，新奇和麻木，振奋和失落，坚定和彷徨，
都是旅途中注定经历的风景和逃不掉的路障。

理工 107

TECHNOLOGY

新西兰惠灵顿

WELLINGTON, NEW ZEALAND

(2003~2015 年)

理工，是一种选择，是一个标签，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花园 129

GARDEN

新西兰惠灵顿

WELLINGTON, NEW ZEALAND

(2003~2015 年)

这里缺的是高楼，泛滥的是花园。国家是花园，城市是花园，公园是花园，院落是花园。心灵呢？

美食 139

CUISINE

新西兰惠灵顿

WELLINGTON, NEW ZEALAND

(2003~2015 年)

中文和中餐是海外华人割舍不掉的文化属性。在新西兰，中餐已经彻底改变了过去英式炸鱼和薯条占统治地位的局面。近年来，单纯卖炸鱼和薯条的老式快餐店几乎绝迹了。

杂感 147

THOUGHTS

新西兰惠灵顿

WELLINGTON, NEW ZEALAND

(2003~2015年)

从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度，移民至另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度，少了交流，多了独处，多了无头绪的感悟。

说文 151

ANALYTICAL STORIES

新西兰惠灵顿

WELLINGTON, NEW ZEALAND

(2003~2015年)

任何虚构的或真实的A面，都有一个不同结构的B面。说文，是我从耳熟能详的典故或文章中挖掘出的一点情趣，不足当真，一笑而已。

歌词 177

LYRICS

中国北京，河北

BEIJING AND HEBEI, CHINA

新西兰惠灵顿

WELLINGTON, NEW ZEALAND

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是校园民谣催生出的受众，也是蠢蠢欲动的不成熟的民谣创作者。

后记 225

POSTSCRIPT

这美丽的港湾
我最后的港湾
有着母亲一样深情的臂弯
每一波海浪的翻滚
都是一次温柔的抚摸



王莘 作品

THE FINAL HARBOUR

最后的港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长白云下的北方歌者

高海涛*

圣经说：“好天气来自北方”。大约N年前，我随一个作家团去俄罗斯，在飞机上听一个美国人这样感叹——他当时恰好坐在我旁边，而飞机正盘旋在辽阔的西伯利亚和美丽的贝加尔湖上空，我听见他用英语说：Fair weather comes out of the north, just as the Bible says.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句话都深感不解和好奇，并为此请教过许多学者和牧师，问这句话有何深意，而且，南方就没有好天气吗？回答皆语焉不详，只有一个说法还算不错，说南方并非没有好天气，南方可能有更好的天气，但南方总是深不可测的，英语中有个表述：deep south，即“深南”，或可证之。

诗人王莘所生活和工作的新西兰，坐拥碧海蓝天，迤迩大洋深南，在我的印象中，就是这样深不可测的地方，南有嘉鱼，南有樛木，而且有长白云。新西兰被称为“长白云的故乡”，这也许是南方有更好天气的证明吧。此刻，当我在中国的北方，打开电脑翻阅这本题为“最后的港湾”的诗集，首先想到的就是白云，在惠灵顿，在新西兰，在那片遥远如英格兰的梦境，神秘如大洋洲的幽思，飘逸如

*高海涛，著名评论家、诗歌翻译家、散文家，东北大学、辽宁大学特聘教授，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书法的长白云之下，用汉语写作的王莘，他是要讲述些什么呢？

或许他要讲述天气：“这里的街道 / 没有方向 / 这里的风 / 也没有方向。”（《风之都》）而“在这个海峡之城 / 雨是风的承诺 / 诺言吹过，昭告全城 / 大雨小雨，从不落空”。（《大雨小雨》）或许他是要讲述爱情：“然，朝得爱 / 夕死可矣”。（《敬待》）而“夜半 / 月亮睡了 / 你睡了吗 / 我不睡 / 我只是想 / 给你一段贴心的安全”。（《猫头鹰》）或许他是要讲述乡愁：“当我再次睁开双眼 / 我看见落叶萧萧 / 飘落儿时的故乡”。（《洗礼》）而“在这意外的雨中 / 我思乡了 / 思念太平洋上 / 那个多雨的港湾 / 我多雨的港湾 / 我已经离不开你”。（《思乡》）

“我思乡了”，这如同宣言，昭示了王莘诗歌写作的基调和品格。在他的笔下，天气、爱情和乡愁这三种元素仿佛是互为底色的，构成了一幅独特的画面，昭示着他内在的本源性风景。他是一个关怀心灵的诗人：“这里缺的是高楼，泛滥的是花园。国家是花园，城市是花园，公园是花园，院落是花园，心灵呢？”这样的诗，当然可以从“流散文学”（diaspora literature）的视角进行考察，王莘的诗所记录的，是从流散到回归的精神之旅：“旅行的时间 / 枯燥，平淡 / 不给记忆 / 添任何麻烦”。（《最后的港湾》）这是一种长白云式的乡愁，伴着款款风吹，绵绵雨意，有

时由远及近，有时由近及远。近在太平洋上的港湾，远在中国北方的家园。“我这只船已经走得太远 / 已不可能再回 / 北方那个 / 岸边柳树婆娑 / 水里鲤鱼翻腾的河”。（《最后的港湾》）正所谓“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理工学子，出生在中国北方的新世纪移民，王莘的乡愁是流散的，也是充满张力的，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决定了文化情感的复杂性，但无论是咸阳还是并州，中国还是新西兰，在王莘看来，他乡愁的地标总是一路向北。北方是神性的，如果说思乡是他诗歌视界的起点，北方则是他诗歌意象的核心，这是诗人精神的象征，虽若隐若现，却如惠灵顿街头的长风阵阵，让人感到振奋而清新：“你的心 / 是北方耸入云端的松 / 笔直，没有弯曲”。（《在曲折的路上》）这样发自内心的诚挚诗句，就其精神向度而言，我觉得可以和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曼德尔斯塔姆那种朴素而强烈的北方情怀相比：“在遥远的花园里，我荡起了 / 普通的木头秋千 / 在含混不清的梦境中 / 我怀念高高的黑云杉”。

是的，王莘的诗具有北方性，他在南方和北方之间，在移民身份和中国文化血脉之间，为自己的诗歌气质找到了准确的定位。其乡愁的张力感，视野的纵深感，低调而深情的述说，孤寂而天真的思念，都表征了他诗歌写作内驱力的绵长。而除了乡愁和思念之诗，这本诗集中还有较

多的爱情之诗、信仰之诗、感悟之诗，诗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从“心灵”到“理工”“美食”，从“杂感”到“说文”“歌词”，所涉情趣之广，可以说涵盖了新西兰中国移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其中有些篇章显然写得更好，可读可思，可圈可点。我甚至想，如果把这些诗译成英文，放在当代新西兰英语诗歌的潮流中，或许并不逊色。

多云的新西兰，多风的惠灵顿，风吹之处总有诗。新西兰诗歌肇兴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但对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除了知道著名诗人顾城曾在新西兰的激流岛（Waiheke Island）隐居并消失之外，对那里的诗歌潮流了解甚少，直到近年，新西兰的英语诗歌才开始得到译介。作为英语诗歌的读者和喜好者，我也曾试着从网上转译过几位诗人的作品，如 Cliff Fell，Dinah Hawken，Brian Turner，Serie Barford 和 Peter Bland 等。我觉得新西兰的诗风就像那里的天气和风景，有着本土的平易与清新，而用汉语写作的王莘，虽然他也许并不认识那些用英语写作的诗人，但诗风的平易和清新却是一致的：“思念 / 是孩子的积木城 / 一碰 / 便洒落一地”。（《思念》）只是有时，也会突然出现被母语唤醒和照亮的奇绝想象：“你的歌 / 是来自天堂的诏书 / 只一道 / 我已魂飞魄散”。（《歌》）把“天堂”和“诏书”的意象交汇在一起，这其实也是一种清新，中西合璧的清新。

“我爱东坡南海句，兹游奇绝冠平生。”美国诗人史蒂文斯也说，真正的诗人不管在那里，总会“为自己找到属于他的土地、天空和大海”，王莘是否找到了这些我不能断言，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这些绝大部分写于惠灵顿的诗，在传达了诗人中国经验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某种大洋洲气息（Oceanian Flavour）或新西兰特质（New Zealandness）——

你怎么可以 / 如此之白 / 如冰世纪的 / 大理石 / 你怎么可以 / 如此之丰 / 如鲁本斯的 / 天使 / 你怎么可以如此之柔 / 如哈特河的 / 静谧 / 灯塔已灭 / 我心摇曳 / 野花飘香 / 谁在仰望 / 爱丽丝镇的圆月 / 撒下了幽香的金线 / 使我这异乡人 / 不再发出摩西之叹。

这首《爱丽丝镇的圆月》，我认为可视作王莘诗歌的一个标本，这里既有中国式的典雅和安详，也蕴含着新西兰及欧美文化的意象和神性的光芒，而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还标志着诗人的精神超越，及其诗歌写作个人语感与风格的确立。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就其大部分诗作而言，王莘的诗风是简约的、温婉的，而在这如唐宋绝句的语言形式中，却似总有白云缭绕，长风吹过。那应该是大洋深南港湾城市所特有的风，能让人想到用“第八个音符”为爱人歌唱的风：“让我为你唱首 / 八个音符的

歌 / 节奏是屋檐滴答的雨 / 旋律是随风翻卷的叶”。（《第八个音符》）在这风中，他有时也喜欢谦卑的口琴，因“唯其谦卑 / 才能在质朴的旋律中 / 向你呈上忠诚的心”（《口琴》），而更多的时候，他的精神姿态，好像还是在吹着家乡的短笛；他的语言姿态，好像还是在唱着异乡的歌谣。

王莘的诗具有音乐感和歌谣性，这不仅在于这本诗集涉及“音乐”的主题，更在于他的诗歌写作在整体上对韵律的自觉。不必说《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天使雨天也会飞来》这样优美风雅的“歌词”，也不必说《过了河的兵》《老陆的自白》这样杂感式的谐谑曲，实际上他的大部分诗作都是适合朗诵的，有些甚至可以吟唱，就像是加拿大诗人歌手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的那些歌谣，有虔诚的赞美也有低回的告白，有深情的感叹也有轻微的抗议，有长久的思念也有瞬间的禅意。看似不动声色，其实已动人心。

诗的歌谣性是诗的本源，木心先生曾这样写道：“可吟可诵可唱的诗，是诗的童年，而后来的诗，只适宜阅读，不需发声，完全脱出音乐的襁褓。诗神加冕之夜是寂静的”。确实，诗的寂静已经太久了，而寂静又是多么的接近沉寂。所以新诗发展到今天，人们已开始更喜欢 songwriter 或 singer-poet，即民谣歌手或歌手诗人了。而王莘的诗，在我看来，似乎正介于诗与歌之间，比诗